

AI和电影是一次成功的邂逅吗

从业者解答：技术闯关背后是更严的“标尺”

今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的“AI片场”单元，将AI影像创作的整个过程——从提示词调试到 workflow 搭建——摊开在大众面前。从短视频平台花样繁多的AI生成短剧，到上影节落地专业化AI片场创制试验，AI正快速撕掉“概念噱头”标签，全方位渗透影视全产业链。在这场行业变革中，博纳影业牵头打造的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作为国内首部成功取得龙标、预计在今年登陆院线的超写实智能原生片，打通AI电影从创意落地、内容审核到院线公映的全链条通路。

长久以来，“AI电影能不能拿到龙标、要满足哪些院线标准”是AI工具进入影视行业后许多从业者的困扰：大银幕放映对AI成片有着怎样区别于短视频的硬性规范？AI创作模式如何适配传统电影工业化生产逻辑？当电影的画面从“拍出来”变成“生出来”，它如何跨越技术与规范的双重关卡，最终抵达观众面前？

带着这些疑问，晨报记者与两位身处浪潮前沿的实践者——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、博纳影业 AIGMS 制作中心负责人、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制片人曲吉小江，以及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未来影像系主任、AI未来影像创研中心负责人奥黛·阿瓦迪亚深入对话，揭秘AI电影通向大银幕的真实且充满挑战的路径。

龙标面前，没有“AI特别通道”

许多人首先好奇的是能拿到龙标的要求，是否会为“AI制作”这个新事物设立一套全新的、未知的标准？曲吉小江的回答直截了当，认为核心标准在于观众：“我觉得应该和传统电影是差不多的。观众的标准是一样的，观众不会因为你是做什么的，就有不同的标准。”在她看来，无论工具如何革新，最终都要接受同一把来自观众内心的尺子衡量——是否值得花费时间与金钱。曲吉小江进一步点明电影的商业本质：“不管你用什么做，你反正要达到观众最起码坐在那花时间花钱看的标准。”这剥离了技术光环，回归了电影作为消费品的本质。

奥黛·阿瓦迪亚则从学术与产业规范层面解答道，一部电影想在影院上映，无论其生成方式如何，都必须通过四道不可绕过的大关：内容合规、技术交付质量、制作与格式规范，以及最为关键的一——清晰的版权和权利文件。“这些标准和传统的真人电影或动画电影完全相同。”她强调，“不会因为制作方式新颖，就在任何一环放松要求。”对于AI作品，在版权和内容合规的举证责任上，门槛反而更高而非更低。“完全由AI制作的电影必须能够证明其权利链清晰——包括所用底层模型的来源、训练和参考材料的授权，以及最终作品的明确作者身份。在内容审查上，监管机构也会合理追问：合成的人物形象、声音和表演是如何生成并获取许可的。”这意味着，制作方不仅要确保内容合法，还要主动、清晰地证明整个创作链条的合法性，这无疑对项目的合规工作提出了更细致、更严格的要求。

已经获得龙标的电影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以独特的时空交错节奏，串联起古蜀祭祀、当代考古与AGI危机三条叙事线索，构建起完整的影片核心叙事。宇航员西陵是横跨未来与历史的关键人物；考古学者江城肩负着解读三星堆铭文的核心任务。当他提出“三星堆上的铭文，是一种只有机器才能读懂的语言”，影片的核心悬念由此浮出水面：三千年前，究竟是谁，在青铜器上铸下了跨越时代的警示信息？影片聚焦技术依赖、失



奥黛·阿瓦迪亚

控与选择困境，是当下全人类正在切身面对的现实议题，也是一场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深度思想实验。

而从预告来看，影片的视觉质感独特地介于真人电影与3D动画电影之间，正如博纳 AIGMS 方面所描述的，“它既不能替代真人实拍，又不能替代动画，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类别”。

从“手机小屏”到“影院巨幕”的飞跃

通过内容审查只是获得了入场资格。对AI生成影像而言，影院级的技术交付质量是一场更为严酷、细节无所遁形的“严苛审判”。曲吉小江表示，制作AI院线长片必须系统解决的四大技术维度——人物形象的跨场景稳定性、场景时空的叙事连贯性、镜头语言的风格统一性，以及物理运动的真实性，这四方面是确保观众沉浸其中而非频频出戏的技术基石。

同时，曲吉小江也强调，这些“技术层面的事，可以想办法解决”，真正更为棘手的挑战在于技术之外——“所有的事情就跟传统电影面临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，你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这个故事使得观众他信服、他感动、他爱看”。换言之，技术是解决“像不像”

“稳不稳”的问题，而电影的灵魂永远是“好不好看”“感不感动”。

奥黛·阿瓦迪亚的观察从纯技术角度印证了这种挑战的严峻性。她认为，当前大部分生成式视频的AI模型，其实尚未真正达到影院级交付的苛刻要求。首要的差距隐藏在看似简单的数字参数里：“影院级的数字电影包（DCP）要求至少2K或4K的高分辨率、广色域、以及至少10比特的色彩深度，而大多数生成式视频模型目前还只能输出8比特。在手机或电脑屏幕上看不出区别，但在黑暗的影院里投射到巨大的银幕上，天空渐变中的色彩断层、暗部细节的丢失、压缩痕迹等问题就会立刻显现，变得无法忍受。”这不仅仅是分辨率的高低，更是色彩深度、动态范围等专业指标的综合考验。

比单帧画面质量更核心的瓶颈，在于时间维度的连续性与表演的生命感。奥黛·阿瓦迪亚表示，目前的模型通常只能生成很短的几秒或十几秒的片段，难以让一个角色的外貌、服装、声音，尤其是其表演的细微情绪和内在个性，在长达90分钟的叙事中始终保持令人信服的一致性。而这一点，恰恰是一部电影能否建立角色认同、维系情感线的生命线。

曲吉小江用了一个极为直观的比喻来强调影院银幕的苛刻：“你想想它得是8000个手机屏幕那么大，我那天算了一下应该是8000倍，要求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从前期每一张必须达到印刷精度的分镜设定图，到最终视频的反复生成、筛选与打磨，整个过程“反而比实拍要难很多”“耗时其实一点都不短也不轻松”。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耗时近两年，核心团队规模逾百人，博纳 AIGMS 方面将其定义为“人工智能时代的匠人作品”，是海量试错、人工精修与工业流程紧密协作的成果。

在具体的制作流程上，AI并非“魔法棒”，而是深度融合进传统管线的新工具。博

纳 AIGMS 方面详细介绍了电影的制作流程，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使用了博纳 AIGMS 制作中心自主研发的“博卡电影云片场”——完整的AI电影智能体工作流来制作。

在编剧阶段，人与自研的AI剧本工具“博文”协同创作，这个工具拥有长上下文记忆和专属知识库，随着项目深入，“可能比人更了解这个题材”；在前期美术与设定阶段，AI的价值在于激发灵感，AI能够产出几十万张、上百万张素材图，在巨大的随机性中像“看图猜谜”一样，为创作者打开新的故事可能性或视觉方向；在核心的“拍摄”环节，则由AI根据分镜生成视频片段，再如同动画制作一样进行组装；而到了后期，关键的剪辑工作则回归“纯手搓”，因为“完全通过智能拼接是达不到电影效果的”；声音制作也是混合模式，AI生成的部分（例如外语台词）与传统配音、拟音、混录工艺相结合。

当技术成为背景 AI是“放大器”与“平权者”

随着AI技术快速发展，博纳 AIGMS 方面也敏锐地观察到，行业对AI的态度正在迅速祛魅，从猎奇转向务实。“到2026年，AI电影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，大家肯定已经把技术化于无形当中，就像电力一样，已经不值得再去特意说道了。”

在当下市场观众对电影标准愈加提高的环境下，曲吉小江愈发感慨：“观众无所谓你是怎么弄的，即使是AI弄得，只要好就行了。”她认为观众对技术瑕疵的容忍度与故事本身是否动人牢牢绑定，“如果他喜欢你的故事，他对于你技术上的瑕疵是有容忍度，甚至是他要维护你。但是如果他不喜欢故事，那么他就要挑你技术的问题。”

奥黛·阿瓦迪亚则从AI技术和电影类型适配性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：短期内最适合AI深度参与乃至主导生产的是奇观驱动的科幻、奇幻类型，因为这类作品构建非现实世界的视觉成本传统上极高，而AI能显著降低其门槛；同时，这类作品所呈现的现实本身就被强化、非自然主义的，观众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AI生成的画面。相反，最依赖细腻、连贯、内在情感逻辑的人类表演的亲密戏剧、现实主义题材，则最难以被当前的AI技术完全承载。

奥黛·阿瓦迪亚所展望的未来图景，并非纯粹的“AI生成一切”，而是虚拟制片与AI生成的“混合作流”。最强大的模式将是“将真实的演员置于AI生成的世界中：既保留了能与观众产生连接的真实人类表演，又获得了AI生成的无成本限制、低成本的虚拟环境。这种组合能同时解决表演连贯性问题和成本问题，我预计这将是真正将AI驱动的电影带入主流影院的模式。”

在博纳 AIGMS 方面看来，AI是一种“放大器”，也是实现“平权”的工具。“比如你是一个特有才华的人，以前你没机会，现在有了AI就能把你的才华放大出来。”这本质上是一场“平权”，降低了表达的工具门槛，让才华而非资源更容易被看见。但同时，这绝非意味着专业门槛的消失，反而对创作者提出了更全面、更复合的要求。“未来对人的要求，你一个人要会全部的岗位——你既会编又会导，又会演，又会摄影，又会构图，又会打光，你得什么都会。你既得会电影语言，又得会AI语言。”同时，博纳 AIGMS 也认为，真正的工业级作品依然需要团队协作，但未来的趋势是团队成员需要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，变得更加“全能”，更理解彼此环节的语言与需求。